

# 《随笔西藏》： 多视角勾勒西藏新闻和文化传播“地图”

★周德全

2024年伊始，资深民族新闻传播专家、著名藏学家张小平先生的《随笔西藏》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，可喜可贺！该书分为“历史回眸”“人物素描”“雪域漫记”“影视图书评说”“思考与评述”“网言网语”“网上访谈”等七大板块，收录了作者2005年至2021年16年间的各类文稿图片37万字，成为作者新闻生涯中又一部重要作品选集。

拜读张小平先生的新作《随笔西藏》，有一种强烈的感受：作者其实以资深传媒人、传媒高管、藏学学者和作家的多重身份，相当完整地勾勒出西藏新闻和文化传播“地图”。张小平先生的最初和最具有代表性的身份，自然是极具影响的民族新闻传播专家。他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作品，基本围绕中国藏族聚居区，特别是西藏自治区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而展开。最初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身份，完成采访西藏登山和民主改革等方面的代表作，先后50次进藏，用脚踏实地的采访和睿智的思考，别具一格地记录了西藏的新生和历史变迁，成为新西藏生动丰富的田野笔记和鲜活历史档案，字里行间，都留下了作者资深传媒人的身影。

张小平先生的新闻作品，在中国民族新闻事业发展历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。作者并非出身藏族，但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藏文专业，藏语修养精深，由衷热爱藏族，热爱西藏，发自内心献身于民族新闻事业，为中国藏语广播事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，由此奠定从事民族新闻事业的扎实基础。他具有专业的传媒修养，作品中时间、地点、姓名、事件、场景、背景等叙事元素完备，不仅具有说服力，而且在经过大半个世纪的时光陶冶之后，油然而成为西藏社会发展的历史文獻。这种优秀的专业习惯，不仅体现在新闻作品中，即使在他的随笔、评论和学术研究中，也不动声色地彰显出来，令他的不同类型的文字作品都获得严谨的逻辑和可信感。作者的新闻素养，显然已经成为本人开创文化事业的一种底色，助力他在各个领域做出突出成就。

张小平先生的新闻实践，也凝练出新闻传播的某些示范性。比如，作者一直追踪新闻人物的后续表现，并积极采写，形成新闻人物的新旧对比，在时间长河中完整展示人物命运和社会变迁，为新西藏的灿烂图景“树碑立传”。这种传播方

式，不仅丰富了人物的内涵，也揭示了社会进步的历史轨迹，于感动之余，为作者深远的立意而心生敬意。作者的人物访谈，体现了传播的另一个专业视角。无论被访者是高层，还是普通民众，他们毫无疑问是具有历史符号价值的新闻人物。在关于这些人物的叙述中，作者不仅为我们留下珍贵的历史细节，而且在特殊背景上挖掘出蕴含其中的历史意义，让作品具有高度和厚度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新闻作品“易碎性”的局限，焕发和延续了新闻作品的生命力。

作者还同时拥有“新闻评论家”的醒目角色。一般而言，注重叙事的新闻作品和偏重于对新闻事实发表意见的新闻评论，构成了优秀新闻工作者立身的两翼，而张小平先生显然二者兼备，不仅报道重大新闻，而且能够发表独到的意见，特别是关于西藏社会发展、民族团结、民族文化保护、民族语言媒体发展、记者素养等方面，都提出了中肯的见解。在《随笔西藏》一书中，这些富于指导意义的专家之言，就包含在“影视图书评说”“思考与评述”“网上访谈”“网言网语”等板块中。因为作者本身就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，或亲自采访过，所以立论视角精准，解析既有深度，又有针对性，绝非泛泛而论。

张小平先生年逾八旬，但这丝毫没有妨碍他接受最新媒介形态，并能采用网络语言和方式发声，让传播简洁生动，焕然一新，与当今传播潮流结伴而行，没有丝毫违和感，其中还收录了与友人的微信交流片段。一位在传统媒体驰骋纵横半个世纪的资深传媒人，能最快进入和适应新媒体，从容驾驭，不仅源于传播西藏的使命感，而且体现了媒体人与时俱进和前沿意识，堪为楷模。

张小平先生还是媒体高层管理者，先后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、西藏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、“中国西藏网”总编等。当作者以这样不同的身份在不同时期记录历史的时候，就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和专业高度，因此对藏语广播发展、民族新闻报道、新闻采写规律、记者素养、重大事件采访、涉藏影视剧创作、新媒体发展等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，在政治站位和专业把握上相得益彰，为民族新闻事业发展建言献策，贡献殊甚。不仅如此，作者还组织了如十世班禅转世直播和重大影视剧《西藏风云》的摄制，直接

策划和组织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这些珍贵的收获，在本书中有多处记载，体现出专家型媒体管理者的特有气质，具有极大的现实参考价值。其中对重大新闻事件采访历程的详细叙述，就成为民族新闻传播的最佳案例。

在《随笔西藏》中，我们处处会发现作为藏学和传媒学者留下的珍贵文化轨迹。作者曾担任藏学权威期刊《中国藏学》主编，实际也成为藏学研究国家队的引领者和组织者。这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：关于藏语广播历史和发展轨迹的评述；关于西藏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见解；关于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的看法；关于西藏对外传播的策略；关于重大报道的方式创新；关于藏学期刊建设的意见；关于涉藏影视剧创作的理念；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治藏方略，实现西藏长治久安的解读；关于西藏环境保护和对口援藏工作的建议等。从这些简洁的梳理中，就可以发现作者实际兼有传媒、藏学（历史）学者双重身份，在不同学术领域深耕，贡献出一批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，成为民族传播学者和研究生的必备参考书，引用率很高。而关于民族传播的研究，实际丰富和延伸了当代藏学研究的内涵，实现了传播学与藏学的跨学科融合，在民族传播研究领域率先做出示范。作者的这些学术成就，得益于他对西藏历史和文化的切身体验，不懈钻研、深刻思考、独立表达，同时也与他身处藏学研究高端场域，肩负国家主流媒体和涉藏首要媒体主要负责人的历史使命密切相关。这些成果立足于西藏实际和传媒现实，分析鞭辟入里，并有操作方略紧跟，很接地气，读完受益良多，其现实指导价值毋庸置疑。

优秀的传播者，最有可能也是优秀的作家。张小平先生早就完成了这种“并轨”，给我们留下了优美的文字和篇章。在作者的新闻作品中，处处可见文学的韵味，这就是文字的形象鲜活、细节场景的具体可感和浓郁的情感氛围，在保证真实的前提下，这些文字甚至具有精美散文的气质。在“雪域漫笔”板块，集中展示了作者的西藏随笔，这些气韵飞扬的散文，并不仅仅止步于西藏大自然风光的描绘，而更关注民族文化场景和社会进步景观的展示，使作品更富于内涵。作者在无数次自由自在的西藏之旅中，纵横笔触，描绘了世界屋脊的风光之美、人文绚烂，抒发了烂



漫的心灵感悟，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和历史文化庄严的西藏呈现给大家，为西藏魅力再添羽翼。在欣赏作者优美文笔和独到意境的时候，作为读者，会再一次感受到作者的新闻阅历和素养带给他的丰厚馈赠：观察和记录（包括日记）的习惯，敏感的思维触角，社会责任感和浓得化不开的西藏情结，敏锐的语感，实际上为作者的文学之路奠定了基础。在新闻与文学之间，作者不仅将二者融为一体，相得益彰，弥补了各自的局限，同时互相助力，使新闻采访为文学创作提供素材，而文学功力则让新闻报道更具表现力，由此以不同角色为西藏的今天和未来喝彩。

实际上，作者在该著中体现出的传媒人、传媒高管、学者和作家四种角色，并非截然分开，而是相互融合，一同为读者呈现了完整的西藏文化画卷。读者在此分门别类，意在解析《随笔西藏》的内容层次和传播价值，便于人们真实触摸作者的编辑意图。作者一身四任，正说明这部著作的深厚价值：在了解西藏、传播西藏方面，《随笔西藏》可以扮演“西藏小百科”的角色，在多个层面和领域为诸位提供指引。

也许，从另一的角度来看，这部文集也只是作者众多著作中的一种，由此笔者建议：可以由这部著作开始，延伸阅读作者的其他著述，包括《雪域在召唤》《天上西藏》《民族宣传散论》《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西藏日记——张小平日记选编》，便于了解张小平先生关于西藏以及西藏传播的更全面论述，为西藏研究打开更广阔的视野。鉴于张小平先生在民族传播方面的杰出贡献，关于他本人的西藏采访历程和成果，都可以作为一类优秀个案进行完整研究，而如果张小平先生本人有心有余力，愿意整理出自己新闻生涯的相关资料，则更为人们所期待。这必定会是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和研究之大幸。

（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）

## 喜鹊

喜鹊可以说是关中农村最常见的鸟类了，尤其是靠近秦岭北麓这一带的乡间，人家房前屋后的大树上，乡野沟渠坎畔的树枝间，多有喜鹊的影子。喜鹊的样子很喜庆，圆圆的脑袋，尖尖的喙，胖胖的身，长长的尾巴，羽毛黑、白、蓝、紫色均有，可以说是人见人爱。而乡人们最喜欢的，是它喳喳的叫声，他们认为那是一种吉祥的声音。“喜鹊喳喳叫，客人就来到”，在我们村里，这是人们最爱说的一句话。

我也很喜欢喜鹊，缘由有二。一是我自小生活在乡下，喜鹊多见，见的多了，就如乡邻一样熟悉了，熟悉了便心生欢喜；二是觉得这种鸟好看，叫起来也好听，不像麻雀，整天一群一群的，聚集在人家屋檐前，叽叽喳喳，吵得人心烦，有时还糟害庄稼，惹人不得见。也不像猫头鹰，叫起来声音尖利刺耳，如锐器在石板上划过。

记忆里，喜鹊在春天和冬天最常见，夏天见到的似乎不太多。这也许是夏天草木茂盛，喜鹊的行踪不易被发现的原因吧。春天，在故乡的原野上常能见到喜鹊。它们一只一只的在麦田中蹦跳，头一点一点，看上去很好玩；或者一边喳喳地叫着，从这棵树上缓缓地飞到那棵树上，尾羽划出优美的弧线。这个季节，喜鹊的巢也比较好找，多在高大的白杨树上。行走在乡野上，偶一抬头，你便会看到一个巨大的喜鹊巢，安然地蹲踞在高杨大柳的树梢间，好像是一件艺术品。天空是湛蓝的，不染一丝儿杂色，这时也许有风，那巢便随了风轻轻摇晃。

虽然摇晃，却不用担心巢会被风刮下来，因为喜鹊是筑巢的高手。我在乡间生活了多年，见过好多鸟儿的巢，燕子的，麻雀的，斑鸠的……我以为，都不及喜鹊的巢筑得漂亮、结实。麻雀就乱乱的一团草，囫圇弄一个小窝。有时，它们甚至连这样简易的巢也不筑，就直接栖息在人家的屋檐下，或者树丛中。燕子的巢固然精致，但也是筑在人家的屋梁上，而且喜用旧巢，既没有喜鹊巢大，也没有喜鹊巢好看。至于斑鸠巢，多筑在大树主干一两丈高的斜枝处，不但潦草，也极不安全。少年时期，我就不止一次看见，村童爬上树去掏斑鸠窝，惊得斑鸠叫着乱飞。而喜鹊就无此之虞，它们的巢多在大树的顶端，村童爬不上去；就是爬上了，也因树梢枝干太细，孩子们怕折断树枝，跌落在地，而不敢贸然爬上顶端去掏喜鹊窝。更何况，村人还禁止小孩爬到树上掏喜鹊窝。因此，喜鹊在故乡多见，就是极自然的事了。

春夏季节，喜鹊忙碌着筑巢、生蛋、育雏，而到了秋天，喜鹊似乎悠闲了一些。这个季节，雏鸟已长大，不用再哺育，田间又更多的是食物，它们不用费太多的力气，就可以吃饱。吃饱了的喜鹊就在田野上，或者在人家房前屋后的大树上鸣叫、嬉戏。只有到了冬天，因为缺少食物，又加之天气太冷，它们才显得呆滞一些，似乎没有春夏秋三季活跃。而冬天见到的喜鹊，多数时候都是在觅食。

喜鹊喜逐人居，这种现象，我是早就知道的。过去，在家乡的那段年月里，我也常见到。不过，近二十年来的，在平原上、川地里，我见到喜鹊的次数似乎变少了。有时候偶尔见到，也常常是一只两只的，没有成群的。而那喜鹊的巢，也似乎比记忆中中小了些，望过去约有篮球般大小，孤零零地架在大树的树梢间。去年冬天，我去秦岭终南峡口游玩，在红草河边，竟然意外地碰到了一大群喜鹊，它们叫着，闹着，在一块山地上蹦跳着，边跳边啄食。那份悠然，令我神往。我当时激动了半天，还专门停下匆匆的脚步，静静地观看了一阵子。那一刻，我的心似乎又回到了熟悉的故乡，回到了遥远的童年。恍惚间，我看见慈祥的奶奶拿了一张喜鹊登梅的大红花，正往窗格上贴。而窗外，则是一片白雪，一树的琼枝。



## 追梦路上

我认识很多心怀梦想的人，小艾是其中一个。

小艾是河北沧州人，我认识她的时候，她还在沧州迎宾馆工作。那是2013年，我受报社委派，去沧州报道吴桥杂技节，主办方安排的住处，就是小艾的单位沧州迎宾馆。那时刚好是记者节期间，我不仅收到了酒店贴心的记者节问候短信，更让我感动的是，酒店还送了一个速写本和一盒彩色铅笔给我。因为那时，我还在坚持每天画一幅自然日记，服务员或许是看到了我的本子和画，于是送这些表达对我的鼓励。而且，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又给我换了一盏更明亮的护眼台灯，并留下一张集问候、祝福、鼓励等多种心意于一体的小纸条。这简直是我遇见的最隆重、最贴心的款待了。

当然，有这待遇的不止我一个人，同行的记者老师们也都有。酒店做的有多细致呢？当时天已经冷了，大家除了得到一个暖手用的抱枕，还都得到了贴合自己个性的伴手礼，比如我是的本子和笔，有的记者收到的是水果、饼干，还有一位女记者收到的是丝袜，因为服务员发现她的丝袜破了！想到这些细节，我们感觉整个冬天都暖和起来了。

后来向服务员表示感谢的时候，我得知安排这一切的是小艾，还知道了小艾也是喜欢画画的人，但是因为工作关系，这个爱好被压在心底，没有去学。于是，因为共同的爱好，我们互相留了微信。后来的交往，基本上就是朋友圈里互相点赞了，我那坚持了几年时间的自然日记，有不少都留下了她点的小红心。

时间倏忽而过，转眼到了2019年。突然有一天，我刷到了小艾的朋友圈，发的是几幅国画山水习作，画的已经有些功底了，这让我大吃一惊。然后顺着翻下去，发现她开始学画已经有一段时间，清新淡雅的笔墨间，是肉眼可见的进步，我当时就忍不住点了赞。感觉还不过瘾，不能完全表达我的赞叹，于是又点开对话框，手动表达了我的惊讶和由衷的欢喜。小艾被夸得很不好意思，直说自己才刚刚开始，还差得远，只是很开心，大家都很鼓励她，先生和孩子也都特别支持她。更开心的是画画的梦想终于照进了现实，自己终于拿起画笔了，而画画，又真的让她特别快乐。

那些话让我隔着手机都感受到了她的快乐，我真的替她开心。最近，我因为重新开始写钢笔字，就建了一个读书写字的微信群，小艾也在其中。我当然不会放过她，于是瞅机会请她分享一下自己的作品。当一幅幅精致绝美的画发到群里来的时候，大家都惊叹不已。当我介绍小艾以前没学过，是近几年才刚刚开始画的时候，大家都被震撼了，纷纷赞叹她的进步。小艾谦虚地说，有喜欢的事，就是一种幸福。

只有专注地投入自己喜欢的事，才能体会到这种幸福吧？小艾说这两三年，自己几乎从来没有参加过应酬，白天去上班，晚上找时间画画，一天不画就难受，像白过了一样。

我总是遇到一些内心有梦想并为之努力的人，像小艾，像喜欢歌唱的李老师，银铃书院专注为老年人做阅读服务的薛老师，为孩子们讲了超过一千五百场故事会的田老师……太多太多了，数不过来。他们从不会把热爱挂在嘴边，可是只要接触到他们，你就能感受到他们的激情和热爱，也会不自觉地受到鼓舞。他们让我更加相信，每一个人心中都有梦想，只是很多人的梦想隐没在生活的繁琐之下，暂时没有绽放光芒、开花结果。或者说，忙碌使人们没有时间去思考它。但我想，只要你意识到了，就不要等待，就动手去做。我不敢保证梦想一定会实现，但我相信，早开始一天，梦想就会早一天到来，多做一点点，就会离梦想更近一点点。

只要有梦想，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。新的一年已经来临，愿我们内心的梦想早日醒来，愿我们都大步奔走在追梦的路上，也愿所有的人每天都离梦想更近一点点。

## 雨林之美

“博物馆”。长臂猿只是这个“博物馆”里的宝贝之一，密林里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奇妙景致。

我跟随着友人的脚步，走下山巅，钻入雨林。瞬间，绿色遮天蔽日。这里怪石嶙峋，山路崎岖，树高林密，藤蔓交错，强烈的阳光被浓密的树林挡住了，和煦的晨风被清新而略带腐殖质味道的特有气息取代了。千百年落叶铺就的山野地面，踩上去湿乎乎、软绵绵，犹如走在吸了水的加厚地毯上。这里气候温热，夏无酷暑，冬无严寒。江河岸边椰风吹拂，蕉林遍野，满目葱茏。同一时间，北方地区早已是寒风刺骨，而我现在还穿着薄衣短衫，映入眼帘的是无边的苍翠。

我对沿路的名木古树一无所知，而友人却如数家珍。他远远地指着一棵巨树问我：“你见过这种树吗？”我摇头。他又说：“你猜猜它的年龄。”我凝神打量这棵巨树，它高大挺拔，枝繁叶茂，直插云天，三四个人方可合抱。我猜道：“树龄在两百年左右？”友人笑道：“这棵树被我们封为‘树王’，如今已两千多岁了。”

我走近一看，树的周围缠满了藤藤蔓蔓，仿佛是古树凸起的青筋和血管，藤蔓上还附着不少苔藓和攀援植物。树上吊着一块树牌，上面写着：“陆均松。濒危植物。”因年岁太长，古树主干已空心，只剩下三分之二的树干和树皮，空心处积满了多年掉落的树叶，且已腐烂成泥，泥中竟长有一棵棵小松和我叫不出名的花卉，仿佛是古树体内又生出小小的盆景。再往上看，更是神奇，竟长有一支小伞状的红褐色灵芝，十分诱人，这无疑是林中珍品，弥足珍贵。朝下看，树周围遍地都是状若三角板的“板根”。我站立板根中间，见其高可齐肩，平如墙壁，用手敲之，砰然有声。这是根吗？明明就像一张扎实的桌面、床板。但它的确是根，是这棵“树王”历经两千多年风雨摇曳不倒的立身之本。

山路两侧长满了参天古木和奇花异草，让人赏心悦目。我一边赏景，一边向友人请教这些草

木的名称，并赶紧记在本子里。这些巨木不像公园或人工林那样，分门别类，排列有序，并挂着树牌。这里的巨木之所以称为“原始”，就在于它随机而生，随性而长，未经人类任何的设计和排布，也没有任何的规律和章法。而这没有任何的规律和章法，恰恰就是原始森林的规律和章法，充分体现了霸王岭天地造化、大美无形的自然之美。友人凭着极好的记性，逐一给我介绍，让我好懂易记：这是按克计价的海南黄花梨；这是海南山胡椒、坡壳、岭南青冈；这是海南山龙眼、红花天料木、荔枝叶红豆……

茫茫海林中，无处不泛绿，无时不飞花。霸王岭古树遮天，藤萝蔽日，空气潮湿，地面松软，腐殖质丰富，十分适宜兰花的生长。据调查，在古树之上和山洞林下，只要有腐殖质土壤的地方，就生长有亭亭玉立的兰花。现在雨林中生长着大叶寄树兰、墨兰、玉凤兰等一百多种兰花，四季飘香，沁人心脾。

随着海拔的步步降低，我们信步到了一个叫东四分水岭的山窝窝。这里是霸王岭的“园中园”，也是这片热带雨林的深处，林中奇妙独特的景观齐聚于此。什么老茎生花、独木成林、滴水叶尖、树抱石、石抱树等一般人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的植物奇观，都可以在此一览无遗。

跨过一条小径，抬头便是“空中花园”。空中怎么建花园？疑惑间，友人解释道：“这是附生和攀援植物共同攀附在高大的乔木上，形成的空间植物丛。”我昂首细瞧，原来这处头顶“花园”是由榕属、海南藤芋等多种攀援植物构成。它们攀援缠绕在几株高大的岭南青冈树的树梢上，互相“牵手”，相互交织，在空中生长、空中开花，形成了一个红、黄、白交杂斑驳的大花盘。海南藤芋还垂下几十根麻绳状的索条，托着这盘五颜六色的鲜花……此刻，雨林不只在地上，也在天上。雨林之美，堪称通天彻地，真是蔚为奇观！

“嘘——”  
长臂猿一声长啸，像是唤醒热带雨林的哨音，又像是向同伴道了一声早安。

穿过密林，登上山顶，我累得满头大汗。陪我来本地友人指着叠翠的群山对我说，这就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，是长臂猿栖息的乐园，是中国热带动植物园宝库，也是海南的旅游打卡地。

我第一次涉足热带雨林，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奇。伫立山巅，极目四望，群山起伏，林海苍苍，云飞水转，猿啸鸟鸣，真是美不胜收！

热带雨林，号称“地球之肺”。海南岛，位于北回归线以南，是中国最大的热带海岛。此刻，我脚下的霸王岭，是海南热带雨林景观的集中地，堪称极具科学价值和观赏价值的热带雨林

